

自序

這本書一共包括十一篇短文，其中十篇是去年在西昌寫成，只有沒落中的土司一篇是今年在重慶補寫的。當時並沒有打算出書，只把它當做一種業餘的研究工作。

作者深恨未能到邊區的深處作實地的考察，但在西昌停留了一年又五個月，時間也不可謂不久。在這個期間裏面，作者隨時隨地留心着邊區的各種問題，遇着邊民或熟悉邊情的人都去攀談，想從他們那裏得到一些可靠的資料。在西昌僅有的一個圖書館——文輝圖書館裏，作者也花費了相當長久的時間。所以這本書雖非專門的著述，但自信是頗用過氣力的。

寧屬邊民部族繁多。作者在記述他們的生活時，完全本着客觀的態度。可是因為邊民的文化水準較低，忠實的報導往往容易把他們的缺點暴露出來。不過作者的用意卻在使社會有識之士知道他們過着怎樣簡陋的生活，並謀有以改善之，或者不致引起不必要的誤會吧。

近年人們逐漸注意邊疆問題，這本書也湊熱鬧，恰於此時出版，作者衷心希望能夠拋磚引玉，藉此更鼓舞學術界研究邊疆的興趣和空氣。

書中各篇，屬稿時，吾友魏建猷先生曾提示若干意見，寫成後，又送請前輩顧頤剛先生改

正過，假如內容沒有重大錯誤的話，那是他們兩位的功勞。作者謹此誌謝。

一九四二年十月六日作者自序於重慶

目次

自序

一	旅途中	一
二	雪蘭部族一瞥	七
三	邊務始末	一五
四	並非不毛	二二
五	邊民社會的分析	二七
六	物質生活一斑	三五
七	兩怪關係	四〇
八	巫醫在傩人中的地位	四五
九	斯巴達式的教育	五三
十	沒落中的土司	五七

西昌之行（註一）

一 旅途中

西昌這個地名，在我過去腦海裏的印象是很生疏的。朋友中知道這個地方的也不多，即使知道一點，也是那麼的零碎和模糊，一些兒不能供給我關於西昌任何方面的正確的知識。因此，當我前年五月決定從前方的宜昌到後方的西昌時，連經過的路線都不清楚。我請教地圖，覺得從宜昌直航到重慶，溯江至宜賓，倒是很方便的；從宜賓到西昌，照理似不應無路可通吧，當時我的想像，認為四川是蜀漢立國之地，凡有人跡之處，就會有路，不過也許因為山勢險峻，人烟稀少，要走那條捷徑比較危險些罷了。『且到重慶再說吧！』我終於排除了一切畏難的念頭，作了這樣一個決定。

到達重慶以後，多方探問，知道我意想中的捷徑只有靠飛機才能通行，我有些失望而後悔了。但另一方面，却又感覺着慚愧：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現代國民，處在一個民族存亡絕續的偉大時代，對於本國內地的地理常識如此其缺乏，其他的人也就難怪了。就由這種慚愧的情緒，加上好奇的心理，驅使我奔向着幾千里的征途，到這個邊區的西昌來。

重慶到雅安之間是有公路可通的。公路的建築倒不算壞，可是我們坐的那輛載貨汽車，行李又多，人又擁擠，委實有些吃不消。行至中途，我幾乎折返了，一直到了雅安，聽說宜昌吃緊，才完全打消那個『開倒車』的心事。

一路來風景很好，尤其是成都盆地，縱橫數百里，阡陌相連，禾苗秀美，極目四望，心曠神怡。四川自古就稱爲『天府之國』，如果一個人只到過重慶而不會到過成都，對於所謂『天府之國』的美稱不免要暗地懷疑起來。一到成都，這個疑念便可消釋，而且相信蜀漢能與魏吳爭雄，其地理上的憑藉絕不算弱。不過那時的四川邊境，地勢雖險要而交通很阻塞，守成固甚易，攻取則至難，所以雖有一代英雄的諸葛武侯，七擒孟獲，六出祁山，終究不能替蜀漢打下來一個完整的河山。我們今天憑吊武侯祠，追想當年英姿，只落得一個『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』的精神貽留人間，真不禁感慨系之！

雅安是一個環山帶水的小城市。因爲接近高原地帶，早晚較白晝要冷得多。夏季裏面，十天之中有六七天晚上會要下雨。『清（溪）風雅（安）雨建昌月』，自來就爲一般文士詩人欣賞的對象，時代縱然前進，這種自然現象，大概不致改變。沿途經過的大小街道都改建了新式的馬路，路旁的樹木也栽植得很整齊；只可惜常有馬糞點綴其間，未免是美中不足。雅安甚至比雅安還小若干倍的場集，也已改建馬路，有些場集，如像富林對岸的大樹堡，並且引用山中的流水，沖洗街上的垃圾，設計方面可謂周到。聽說以前駐川的軍人對於馬路建築特別感覺興趣，

每到一處，極力倡導，才有今日這樣成績，總算是值得表彰的一件事。

從雅安到西昌要經過大、小相嶺，全程共九百餘華里，費時十餘天，沒有現代交通工具可資利用，能夠代步的只有滑杆和馱馬。騎馬嗎？山路崎嶇，不慣乘馬的人，不敢冒險嘗試。雇滑杆嗎？滑杆的價格，又隨雅片價而高漲起來。我在無可如何之中，決定了採取步行的辦法。這在我固然是破題兒第一遭，即同行諸君，打算步行自覺有絕對把握的，也是極少數。

我們是六月十七日從雅安動身的，走了兩天，翻大相嶺，再走兩天，便到了大渡河北岸的富林。

經過大渡河時，土人傳說，這條河就是諸葛武侯『五月渡瀘』的瀘水，大相公嶺，小相公嶺也是爲紀念這位丞相而命名的。我們聽了這話，暗自感着高興，因爲我們可算已經步武侯的後塵了；而且時間不先不後，恰巧也是陰曆五月。後來仔細攷證，方才知道瀘水並非大渡河。西昌縣志裏（光緒二十二年印行）有一條說：『若水，縣西南，出旄牛徼外。上流曰雅龍江，發源西番界巴延喀喇山；下流曰打冲河，入金沙江。一名瀘水。』元史地理志裏也有一條：『瀘州，州在（建昌）路西，昔名沙城險，即諸葛武侯擒孟獲之地，有瀘水，深廣而多瘴，鮮有行者。……』那麼瀘水應該是雅龍江的下流了。我們空高興了一場。

大渡河雖非瀘水，地位依然很重要，歷代都靠了這個天險來做西南的屏障。一過大渡河，踏上了越雋境界，我們就看見許多服裝古怪語言殊異的僱人在田野工作，在道路行走。沒有大

渡河，那情形一定會兩樣，我想至少榮經、漢源各縣現在不會完全沒有這些人的村落吧！

僕僱人，這個新刺激對於我們很有些興奮作用。路的不平，腿的疲勞，都給這新的刺激克服了。一大部的精力我們固然集中在趕路，另外的一部份却轉向到這些人的觀察和欣賞上面去。好奇的朋友，爲了要證實漢女不穿褲的事實，也着實化費了一些工夫；但結果却是徒然。

越雋縣的面積真夠大，過大渡河向南走，整整的走了四天才到越雋縣城。西雅路在越雋境內的要佔全程三分之一強。在旁的省份，像這樣大的面積，簡直可以劃分兩三個縣治，這兒却僅有一個，當然難免『鞭長莫及』。從越雋城出發，翻小相嶺需時三天就可到西昌。我們因爲沒有趕路的必要，緩步以當車，多走了一天。又在富林休息了一天，所以到六月二十九日，才達到目的地。

這條路誠然不大好走；但在沒有公路以前，我們還幸虧有這一條路。最初開闢這一條路的不是一位懂得工程的工程師，而是善於做賦的司馬相如先生。天下事往往是這樣奇特的。

司馬相如的成功有兩個原因。第一、就是唐蒙略通夜郎的刺激。夜郎的範圍很廣，主要部分大概在今貴州境內，漢時那一帶的居民通稱南夷。和南夷相關連的有所謂西夷，住在今日西昌、漢源一帶，那時西昌叫做邛都，漢源叫做筰都。『邛、筰之君長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，多欲願爲內臣妾，請吏，比南夷。』所以相如略通邛、筰，正是適應當日當地人民自身的要

求。其次，就是張騫通使西域的影響。張騫在大夏時看見了從印度輾轉運來的蜀布，平杖，回國以後大事宣傳說：『大夏在漢西南，慕中國，患匈奴隔其道，誠通蜀身毒國，道便近，有利無害。』於是聳動了朝廷，派遣幾位大員，取道西南向印度進發，那知走到現在康、滇的邊境，竟被阻閉起來，漢武帝『乃拜相如爲中郎將，建節往使，……便略定西夷。……除邊關，關益斥，西至沫、若水，南至牂牁爲徼，通零關道，橋孫水，以通邛都。』並且『爲置一都尉，十餘縣，屬蜀。』所以相如略通邛、笮，也是適合國內朝野的要求。

但是司馬相如開路的時候，不是沒有遇着阻力的。我們今天雖然不能確知當時民工動員和經費開支的情形，但從唐蒙『發巴蜀廣漢卒作者數萬人治道，二歲道不成，士卒多物故，費以巨萬計，蜀民及漢用事者多言其不便』看來，即令『道亦易通』，也不難推測到一個大概。

創業難，守成亦不易。清周達武在征剿建南夷匪記裏說：『建南自漢司馬長卿通西南夷始置州郡。嗣是武侯渡瀘水，擣昆明，南人不反。爰及有唐，蒙氏、段氏稱雄南詔，兵事相尋。宋則玉斧畫河，與燕雲十六州不隸中國。明將軍劉繼率師進剿，大封鯨鯢，洎乎末造，夷患滋熾。我朝自康熙四十九年建立土司千百戶，倣武侯成法，即以其酋長分隸其部落，用戡干戈。相沿日久，夷酋爭相雄長，號召徒黨，侵陵部曲，漢民狡獪，欺壓羣夷，積憤成仇，迄咸豐六七年，而搶劫四出矣。前堵將軍進剿，戰沒於濫田壩；黎范兩軍，兵單失利；自清水塘至小相

嶺、瀘沽以達寧遠，數百里通衢，疊遭夷患，行旅傷之！」從這個簡單而扼要的記載裏，我們可以看出，自漢至清兩千年間，這條路是時而通行時而梗阻的。其實自清末至民初，又何嘗安靖過？還不是一樣的『行旅傷之！』

擄人勒贖，我們在旁的地方是司空見慣了的，可是什麼人都擄，而且拿錢都難得贖回，硬要強迫被擄的人去做奴隸，則未到這兒以前，是所不會想到的。雅安的人們和我們閒談，僱傭人的事體，起初聽時還不免疑信參半。後來在越嶲鎮西果然遇着，不久以前當地有一個牧童被僱人捉去，聯保辦公處正在鞫問着有嫌疑的僱人。百聞不如一見，我們從此行經保區時就只有結伴前進，生怕落伍下來了。誰落伍，誰就有當『羊排長』的可能！

然而我們這一行終於幸運地平安到達了；不僅我們，歷史上多少流芳或遺臭的人物，也曾到過此地，不幸遇難的，只有石達開一個人。（註二）

（註一）自樂西公路修成後，交通情形已爲一變，追記此文，以留紀念。

（註二）石達開率衆自漢入川，途次越嶲，爲土司劉承恩等所困，兵盡糧絕，奉致就擒。劉氏爲僱傭族，明清兩代世爲土司。

二 寧屬部族一瞥

古代的四川，一直到秦末漢初時爲止，除掉成都附近而外，大抵都是一些文化落後部族盤據的地帶。『奉使西征巴蜀以南，略邛、笮、昆明』的司馬遷，曾經根據親身的見聞寫過一篇西南夷列傳，告訴了我們當日種族分佈的輪廓。就在今天，四川的東南西北和西南三個角落裏，依然還有相當數量的邊民，等待着我們的教育和開化。

西昌、越雋、冕寧、會理、鹽源、鹽邊、昭覺、寧南八縣和寧東設治局，從前屬於四川，現在劃歸西康。因爲這幾個縣局晉朝叫做寧州，後周叫做西寧州，清朝叫做寧遠府，所以至今習慣的稱呼仍把他們叫做寧屬。但一部分縉紳先生，在某種場合裏面，却喜歡用邛都兩個字表示他們的籍貫，雖然他們的祖先沒有一個會是邛都國的人。

由於歷史的原因，也可說是地理的原因，寧屬的部族是相當複雜的。這許多部族分佈的情形和來源怎樣，普通的史地書籍講的太簡略了！如今把我所知道的寫出來報告給關心邊區的人士。

（一）僰僰。他們自稱『僰叟』，意爲『黑者』，（註一）人口最多，勢力最大，寧屬各縣到處都有，純種的『黑骨頭』，體格很魁偉，從面貌看上去，確然有和中原人大同小異的地方。明史

四川土司列傳說建昌衛軍民指揮使司所屬有『大頭土番、焚人子、白夷、麼些、格德、裸羅、韃靼、回紇諸種，散居山谷間。』又說『東川、芒部諸夷種類，皆出於羅羅。』對於當時川、滇間的部族，已經辨別的很清楚。元朝在寧屬置有羅羅斯宣慰司，但稱呼這種人時，則烏蠻與羅羅蠻互用，元史地理志有一條：『會川路、黎溪州……初烏蠻與漢人雜處，及南詔閣羅鳳叛，徙白蠻守之。蒙氏終，羅羅逐去白蠻。段氏興，令羅羅蠻乞夷據其地，……』上句但說烏蠻，下文却用羅羅，可見這兩個名稱關係的密切。宋史記載黎州邊民十二種，率皆冠以地名，至少其中的邛部州蠻和烏蒙蠻是可斷言屬於僮僮一族的；風琶兩林或許亦是僮族。唐有西爨白蠻和東爨烏蠻之分。唐時的烏蠻和白蠻都歸南詔統治。照僮僮的現行習慣法，和別族通婚是絕對禁止的；但史稱『烏蠻與南詔世婚姻』，如果這個記載沒有錯誤的話，似乎南詔和烏蠻曾經混血。現在僮人每年陰曆六月二十四日的火把節，據說也是爲了紀念南詔王的。舊唐書西南夷列傳：『南詔蠻，本烏蠻之別種也。姓蒙氏。蠻謂王爲詔。自言哀牢之後，代居蒙舍州，爲渠帥，在漢永昌故郡東，姚州之西。其先渠帥有六，自號六詔，兵力相掎，各有君長，無統帥。蜀時爲諸葛亮所征，皆臣服之。』可惜文獻已不足徵，我們僅能知道孟獲是益州郡人，『素爲夷漢所服』，而不敢武斷他就是當時僮族的首領。同時永昌以東姚州以西的哀牢，後漢書雖有一段神話的記載，但據近人的考證，哀牢乃濮族，根本和僮僮不相干。馬長壽先生說魏、晉時代的僚人即今僮人。此等僚人爲烏蠻仲牟由之後，自漢時起，由雲南逐漸向北移動，至晉而

踴入蜀，『自漢中達於邛、笮川洞之間，所在皆有。』按魏書周書北史所記僚人文化特質，和現在僚人確多相似之處。但僚人一詞，我却疑心是那時四川西南邊民的通稱；『獠』之從犬，正如『蠻』之從虫。惟有如此假定，然後『散居山谷』和『能臥水底持刀刺魚』那一類相互矛盾的文化特質，才能解釋得通。所以僚人或許不盡是僚人。（註二）西昌縣志有一段記載暗示周代的盧人和僚人有些關係，『盧』之意爲黑，不僅音相近，而且『盧人』『烏蠻』『僚叟』『黑夷』這幾個名稱的意義大致也相同。不過困難仍多。這個須留待專家研究，我們姑且放下不管。現在雲南境內，僚族分佈甚廣，我們雖不敢說還族到底發祥於那一個地方，然而在楚莊蹇變服王滇以前，這族大概已經移居雲南境內。後來其中的一部分隨畜遷徙，由西南而東北，遇着種種外在的阻力，乃折向涼山發展。在唐宋時期，次第進佔西昌、越嶲、冕寧、會理等縣高地。清末又佔領鹽源、鹽邊兩縣。最近二三十年來，連康屬的九龍、瀘定和滇省的華坪、永北，也有僚人的蹤跡了。雖則詳細的遷徙過程尙待探索，但南詔曾經向寧屬大量移植烏蠻，則是史籍記載得很明白的一個事實。丁文江先生從各種語言性質上研究，斷定僚羅是蠻人的一種，蠻人和緬人藏人同屬於緬藏類。也有人從體格方面研究來肯定這個說法的。

（二）西番。俗稱『西家』，體格比僚羅更高大，乃是吐番的後裔。唐朝初年，吐番國勢鼎盛，太宗和中宗都曾先後以公主下嫁吐番國王，示以羈縻。表面文章，舅甥之國；骨子裏面，這個外甥却没有一刻忘掉向舅父打主意。她曾經一度佔領寧屬，雖以南詔閣羅鳳的巧猾，也曾

對她北面稱臣；並且她還率領着南詔蠻二十萬衆入寇一次。德宗時，和吐蕃簽訂了一個劃界條約，規定大渡河東爲唐界，西南爲蕃界，這一事變才告結束。咸通年間，南詔吐綽會龍犯蜀，節度使牛勣責罵他說：『爾祖嘗奴事西蕃』，就是指閣羅鳳的事。因爲吐蕃在中國西部，所以這兒叫做『西蕃』，宋朝也沿用這個稱呼，元朝以後，通用『西番』。明史偶爾也用『土番』兩個字，反正是譯音，沒有什麼關係。西番語言近藏語，文字用藏文，信仰宗佛教，和現在的藏人唐人並無分別；習慣上所以有不同的稱呼，正如我們稱呼四川人，湖北人，安徽人的理由一樣，只是表示地域的差別。也許就因爲那次劃界的緣故吧，他們在唐、宋時聚居冕寧、越嶲、鹽源及漢源河道一帶，明時在冕寧仍有很大的勢力，史稱『環而居者，皆西番種。』現在漢源境內西番已然絕跡，其餘散居寧屬各地的，也都逐漸漢化而且衰落了。清水塘一個四十來歲的西番人這樣告訴我：『我們這一家人，已沒有從前那麼多了。』言下似有無限的感慨。形成這種現象的因子很多，死亡率超過出生率，大概是最主要的一個。惟在鹽源境內者尙有三四百戶如舊，且『握有政教大權，……爲統治階級。』（註三）

（三）麼些。華陽國志作『摩沙』，唐史作『磨些』，後人又寫作『獏後』。唐、宋時候的麼些人，居住在金沙江的上游——麗水流域一帶，今麗江、永勝、鹽源、鹽邊、會理等縣，那時大概都爲麼些人勢力籠罩着，形成了南詔和吐蕃一個緩衝地帶。吐蕃征南詔，蒙古征大理，首先都須爭取麼些人的友誼，其地位是相當重要的。尤其是兩鹽由於產鹽的緣故，唐時南詔和吐

蕃爭奪很厲害。唐書南蠻列傳說：『異牟尋攻吐蕃，復取昆明城以食鹽池。』這個昆明城就是鹽源縣。因為鹽一度通好吐蕃，並且和南番時常接觸，所以兩族在習俗上多少有些相同。體格也很近似。鹽源縣志謂其屬於韃靼系，殊不可靠。唐書認為『磨蠻，些蠻……皆烏蠻種』，似亦不確。比較可信的，還是那個以鹽些爲西番和僰的中間族的說法。唐朝以後，吐蕃式微，一部分鹽些人逐漸向冕寧、西昌發展。『清初該族之耕牧於冕寧者爲數尙多，如窩九土百戶所轄之窩卜堡、中間堡、蠟燭堡、兒斯堡等四寨落，全爲該族。此外尙有瓦都土百戶及所轄亦同爲該族。』百餘年來，因爲不堪僰人的壓迫，在冕寧境內的鹽些人又先後逃回老家（鹽源）去了。現在兩鹽前後左右中五所土司，及古柏樹巡城兵馬司，瓜別安撫司等，均爲該族苗裔，子孫世襲，於茲有年，雖勢力遠不如昔，而各土司頭目，以互婚關係，團結頗力，故能在兩鹽保存一部勢力。（註四）

（四）僰。又叫『黎蘇』或『勞步』，散居西昌、會理、兩鹽等地，係從雲南西北部移來。明史記載建昌邊民凡九種，沒有把僰列入。『性柔胆怯，能忍苦耐勞，除務農牧外，以打獵採藥爲重要副業，能製藥箭毒弩，無論人獸，觸之立斃，雖僰夷亦畏之。』（註五）沒有文字，但有獨立的語言和習慣，一般都認爲是屬於緬藏類的。

（五）擺夷。較早的稱呼叫做『僰人』，史記所謂『南夷之君，西僰之長』的西僰，大概就是這種人的先輩。當時中原的貴族還有『僰僮』的，可見這種人與中原人的關係十分密切。

隋唐時代又有『西蠻白夷』的稱呼。自那時候起，『白蠻』或『白夷』即與『獠人』並用。間也有用『濮』的名稱的。擺夷乃是比較後起的稱謂。唐書南蠻傳說：『西蠻自云，本安邑人，七世祖晉南寧太守，中國亂，遂王蠻中。』凌純聲先生則認為擺夷就是古代的百濮。他在中國與所謂泰族之關係一文裏說：『此古代濮人之遺裔，今在貴州者有仲家，其自稱有 Bu yee, Pu-Lung-Tai, Pu-La-Tai 等名。其在廣西西南及雲南東南之儂人、沙人，則自稱為 Pu Nong, Pu chei。在雲南境內之擺夷名有 Puju, Pu chei, Puen, Puyici, Pu Shui, 等。Clark 氏謂在仲家話中，Bu 字者爲人稱接頭字，(Bu is a personal prefix) 可見 Bu 或其變音之 Pu，爲濮人自稱之接頭字。濮人之族類甚多，故古人有百濮之稱，然因語言相同，接頭字又同爲 Bu 或 Pu，故總稱爲濮人。』現在兩鹽、會理、西昌等縣都有擺夷、白夷、或獠人。這種人移入寧屬來的時期似乎很早。華陽國志說：『會無縣路通寧州，渡瀘得住狼縣，故濮人邑也。今百濮人家，冢不閉戶，其穴多有碧珠，人不可取，取之不祥。』這兒所描寫的濮人家種種情形，也許稍有穿鑿，但在晉代以前，寧屬就有濮人居住，却是無可否認的事實，可惜晉時已經絕種了。後來南詔曾向寧屬大量移植『白蠻』；會理、迷易土官賢姓，其先也是雲南景東獠種。九種志說：『獠人重儒敬佛，居傍城郭，與漢人無異，相見之禮，惟長跪不拜，亦有讀書人入學者。』『白夷人……以傭田爲生，婦女養蠶收絲，織作亦巧，謂之白夷錦。』鹽井志說：『白夷之近濮者，能知天變，遇日月蝕，少長男女，爭擊箕杵盆勺成聲，仰天拜懇。』這種人

在文化上所受中原人的影響，實遠較寧屬其他各族爲悠久而深刻，如今有些擺夷，乾脆就以中原人自承了。

(六)仲家。人口不很多，寧屬僅鹽源、木里有之。鹽源縣志說：民家、仲家皆苗之屬，但丁文江凌純聲兩先生以爲是擺夷的一種。以後者較可徵信。貴州也有這種人，據貴州通志知係『五代時楚王馬殷自邕管遷來。』在貴陽者中原人稱爲仲家，在安順者稱尤家，在獨山者，稱水家，又有土家一名，爲仲家之另一通稱。仲家自己通稱爲濮越(Pa Yuei)，在安順者又有濮拉子(Pu Lag Tsi)濮龍子(Pu Lung Tsi)等自稱。雲南北部沿金沙江南岸有青仲家，則係從貴州遷來。(註六)木里的仲家當係自滇北遷入的。

(七)古宗。又叫桑米子，住在鹽源、木里西北叢山中，精工藝，以善騎馬射擊及製刀劍着聞。我曾見過一個腰佩刺刀的古宗人，看那刺刀的製造，的確不壞。古宗是藏人，近來由西康逐漸向南移動，現在雲南、麗江、鶴慶、維西、思樂等縣都有這族的分佈了。

(八)水田。這名辭與其說是一個部族的稱呼，毋寧說是一種職業的分別。『水田人』的意義就等於『農人』。現散居冕、越、西、會及兩鹽一帶，沒有什麼組織。衣服漢式傣式都有，語言漢語傣語雜用。有人說水田是傣化的漢人，也有人說水田是漢化的傣人，至今還沒有定論。

此外還有幾種人，也得提及一下：一種叫做『呷密』，只木里有，現與西番麼些同握木

里政教大權，生活習慣，完全同於康人。一種叫做『苗子』，住在兩鹽境內，人數不很多，但有花苗、白苗、糾糾苗、雅雀苗種種名目，當係從貴州、雲南輾轉遷來的。一種叫做『倮鹿』，散居西昌、鹽源等縣，『婚姻酒食類西番，喪葬類倮羅』，據說是倮佬的另一種稱呼。以上是寧屬部族一個大概的敘述。

這裏面值得注意的一件事，就是：寧屬各個部族都在鹽源、木里找得到，木里有的部族，却未必在寧屬旁的地方找得着。這理由分析來說，可能是很複雜的；但籠統來說，要不外地理的和歷史的兩個因素的交互作用。聽說木里土司的統治，是運用得相當靈活的，不過倮族的進入木里，多多少少形成了木里統治的一個威脅。

（註一）參看馬長壽著四川古代僚族問題，載青年中國季刊第二卷第一期。

（註二）馬先生在川西南實地考察頗久，那幾篇四川古代民族歷史考證，論據極為豐富。我在看到那幾篇文字以後，曾將本文修改數處。但關於五穀種子由犬尾帶來的傳說，就我所知道，湖南、安徽都有，似乎不能謂爲倮俗。即此一點，可見還有商榷的地方。

（註三）參閱傅述堯著木里記一文，載邊事研究月刊第七卷及第八卷。

（註四）引文見寧屬調查報告彙編下冊。

（註五）同前書。

（註六）參看凌純聲著中國與所謂泰族之關係一文，載青年中國季刊第一卷第二期。